

榕树下

# 青蛇

插图典藏版  
【李碧华 著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青月蛇

【李碧华 著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蛇 / 李碧华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201-04946-1

I. 青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814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05-2

本书经李碧华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, 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。

##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23332446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.com.cn>

电子信箱: [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tjrmchbs@public.tpt.tj.c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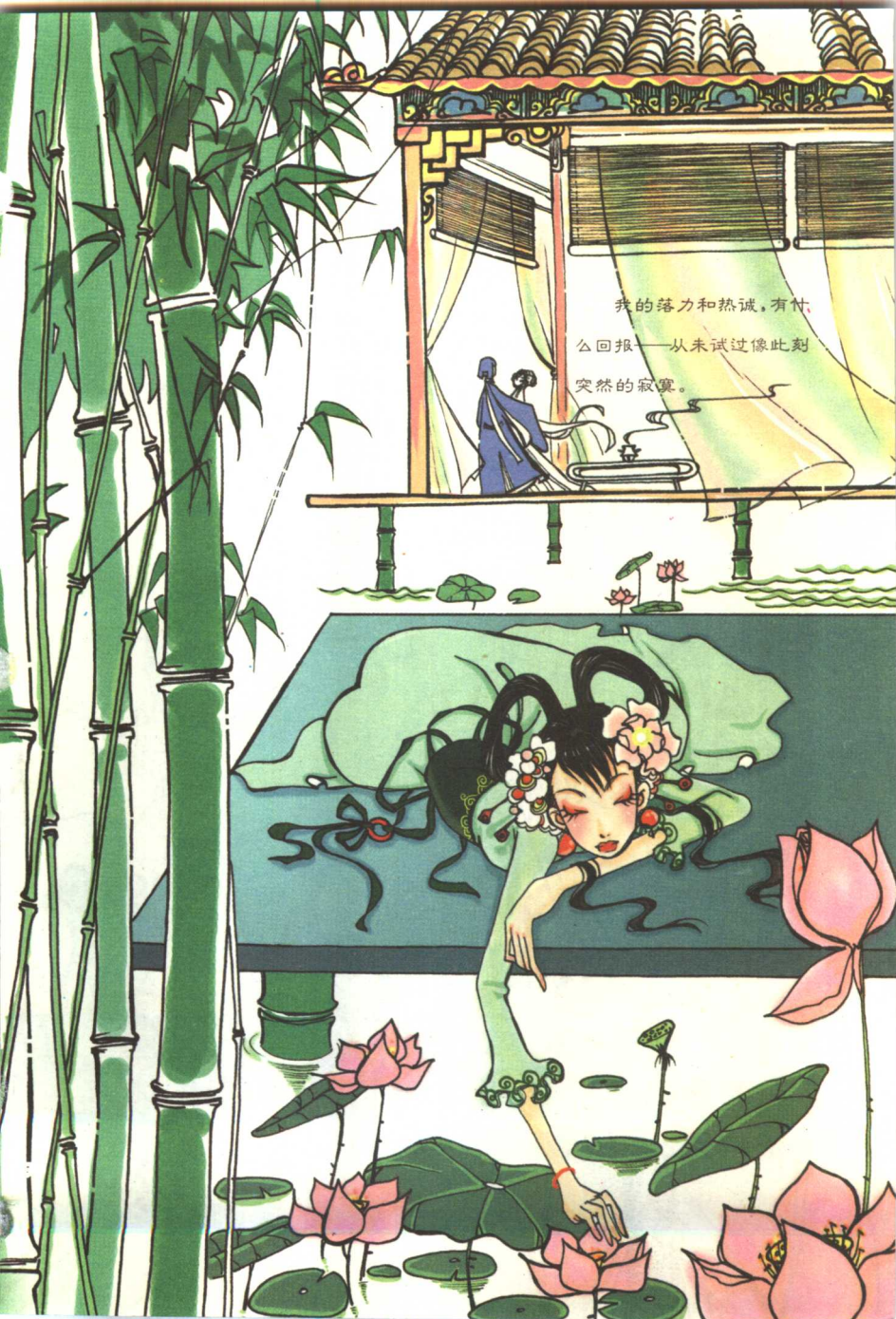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6.75 印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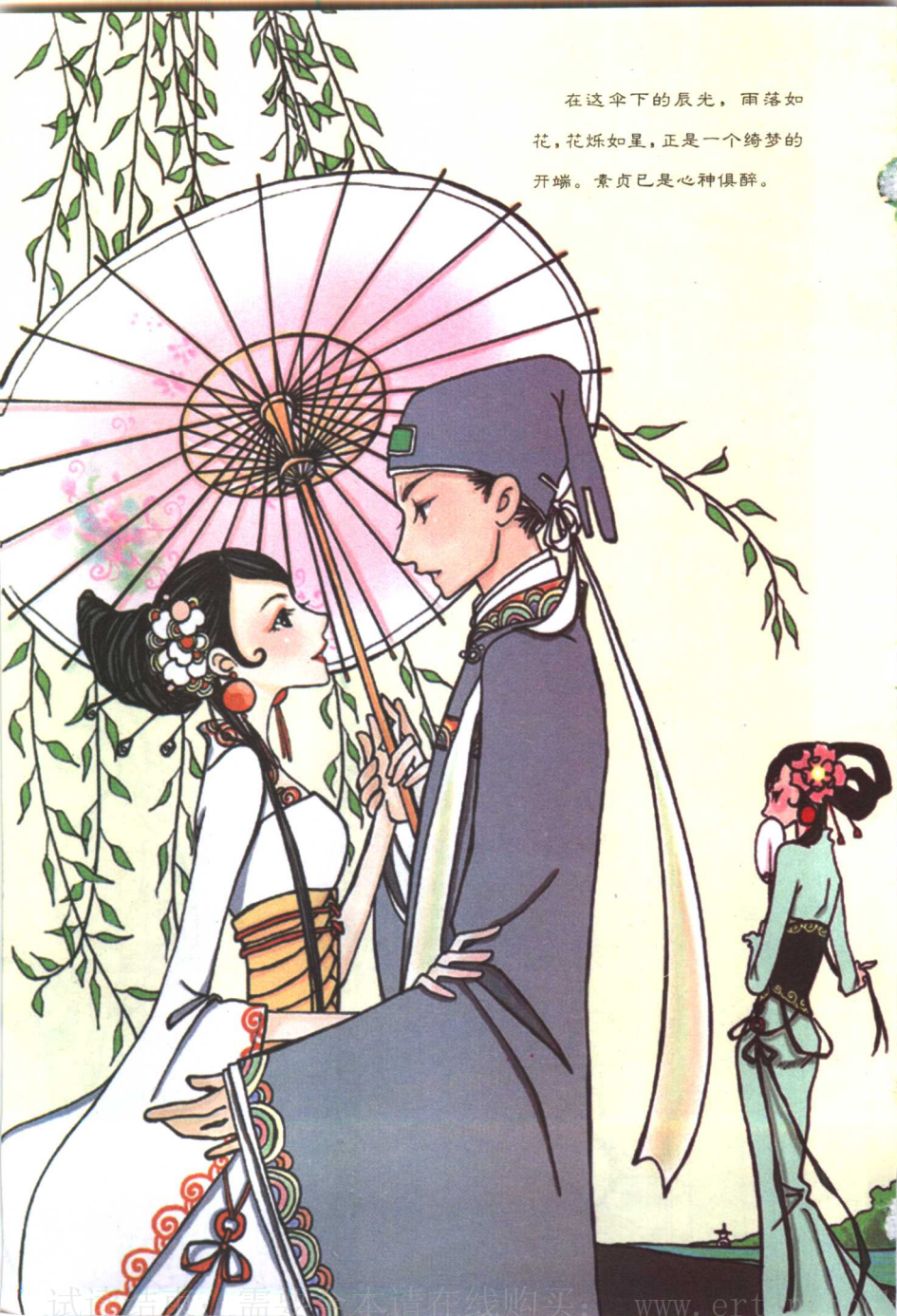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00 千字 印数: 1-15,000

定 价: 16.00 元



我的落力和热诚，有什  
么回报——从未试过像此刻  
突然的寂寞。

在这伞下的辰光，雨落如花，  
花烁如星，正是一个绮梦的  
开端。素贞已是心神俱醉。



我今年一千三百多岁。

住在西湖一道桥的底下。这桥叫“断桥”。从前它不叫断桥，叫段家桥。

冬天。我吃饱了，十分慵懒，百无聊赖，只好倒头大睡。睡在身畔的是我姊姊。我们盘蜷纠缠着，不知人间何世。

虽然这桥身已改建，铺了钢筋水泥，可以通行汽车，也有来自各方的游人，踩着残雪，在附庸风雅，发出造作的赞叹感喟，这些都不再那么容易把我俩吵醒了。

西湖本身也毫无内涵，既不懂思想，又从不汹涌，简直是个白痴。竟然赢得骚人墨客的吟咏，说什么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。真是可笑。

我在西湖的岁月，不曾如此诗意过。如果可以挑拣，但愿一切都没发生。

远处，又传来清悠飘忽的钟声，不知是北山的灵隐寺，抑南山的净慈寺，响起了晚钟。把身子转了一下，继续我的好梦。

我不愿意起来呀。



但春雪初融，春雷乍响，我们便也只好被惊醒。年复一年。

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，都在西湖发生，除了死。我的终身职业是“修炼”，谁知道修炼是一种什么样的勾当？修炼下去，又有什么好处？谁知道？我最大的痛苦是不可以死。已经一千三百多岁了，还得一直修炼下去，伏于湖底？这竟是不可挑拣的。

除了职业，不可挑拣的还有很多。譬如命运。为什么在我命运中，出了个小岔子？当然，那时比较年轻，才五百多岁，功力不足，故也做了荒唐事儿。

——我忘了告诉你，我是一条蛇。

我是一条青色的蛇。

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，只得喜爱它。一千三百多年来，直到永远。

在年轻的时候，时维南宋孝宗淳熙年间，那时我大概五百多岁。

元神未定，半昏半醒。

湖边的大树也许还要比我老。它的根，伸延至湖底，贪胜不知足，抓得又深又牢。

于此别有洞天，我也就窜进去，据作自己的地盘。天性颇懒，乘机调匀呼吸入梦。分叉的长舌，不自觉地微露。

我躺在一块嶙峋大石的旁边。压根儿不知道它其实不是石头，而是石头鱼。

迷糊中，“它”黑褐的身子在水底略动，混沌而阴森，背上如箭一下窜出，向我迸出毒汁。看不出那蠢笨东西，瞪着黯绿色阴森的小眼睛，竟把我当做猎物！

毒汁射在鳞片上，叫我一惊而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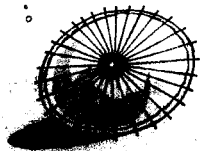
太讨厌了。

自己不去修炼，专门觑个空子攻击人家，妈的我把尾巴一摆，企图发力——痛！

啊，原来这蠢笨之物毒性奇重，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它一排细白但锋利的尖齿。

它吃得下我？我不信！

连忙运气，毒汁化雾竟攻入心窍，叫我一阵抽搐。糟了糟了，蛇游浅水遭鱼戏，这是没天理的。但那剧痛，如一束黑色的乱箭，在我体内粗暴地放射，我极力挣扎。它啧啧地笑了。





出师未捷身先死。我浑身酸软地在懊悔，何以我不安分分做一条狰狞的毒蛇？好与之一决胜负，胜了即时把它吃掉。

我乏力地喘气……

——幸好她及时出现了。

不知何处，一物急速流动，如巨兽，却是优雅而收敛。长长的身子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它一卷，石头鱼受此紧抱，即时迸裂。她干掉它，在一个危难的时刻，却从容如用一只手捏碎了一块硬泥巴，它成了粉末，混作一摊黑水。

她在我中毒之处用力嘘一口气，那毒雾被逼迁似的，迫不及待自我口中呼出，消散成泡沫。

我望着七寸处，一身冷汗。

她是一条白色的蛇。不言不笑。

惊魂甫定。

我呆视对方的银白冷艳鳞光，打开僵局：“谢你相助。”

她冷冷地瞅着我，既是同类，何必令我不自在？不过她是救命恩人，在面前，我先自矮了半截。

半晌，她道：“原来也是冥冥中被挑拣出来的试验品。”

“哦，”我恍然，“难怪我不得好死，只因死不了。但世上有那么多蛇，何以我们会与别不同？试验的是什么？”

“长生不老。”

“这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“好处是慢慢才领悟到的。你几岁？”

我连忙审视身上的鳞片：“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……哦，已五百多岁了！”

她冷傲地浅笑。气定神闲：“我一千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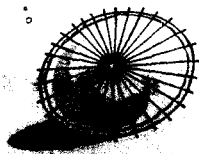
我对她很信服。近乎讨好：“你比我漂亮，法力比我高强，又比我老——”

素贞与我，情同姊妹。

既然我俩是无缘无故地拥有超卓的能力，则也无谓谦逊退让。眼见其他同类，长到差不多肥美了，便被人破皮挤胆，烹肉调羹，一生也就完蛋了。我们袖手旁观，很瞧不起。

正是各有前因，怎美妒得上？

我来的时候，正是中国文化最鼎盛的唐朝，万花如



锦的场面都见过了，还有什么遗憾？盛极而衰，否极泰来，宋室南渡苟安，人民苟安，我俩也苟安。杭州变化不大。

素贞见的世面比我广，点子比我多。我便决定追随她左右，好歹有个照应。

那天我嗅到阵阵香气，打了个喷嚏。

“姊姊，是你身上发出来的吗？为什么用花香来掩盖腥气馋液呢？我不习惯花的味道。”

“你不觉得闷吗？”

“不。我日夕思想自己何以与别不同，已经很忙。”

“我比你早思想五百年，到了今天依然参不透。我俩不若找些消遣。”

她在我跟前旋身。

她穿上了最流行的服饰，是丝罗的襦裙，裙幅有细间裉，飘带上还佩了一个玉环，一身素白。

原来她用郁金香草研汁，浸染了裙子，所以，在旋身走动之时，便散发出香气来。

于是我也幻了人形，青绸衫子，青绸裙子。自己也很满意。



“我比你早思想五百平，到了今天依然参不透。我俩不若找些消遣。”

初成人立，犹带软弱，不时倚着树挨着墙。素贞忙把我扶直扶正，瞧不过眼：“人有人样，怎可还像软皮蛇？”

“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人要直着身子走，太辛苦了，累死人！”

“这有何难？看，挺身而出不就成了？”

“人都爱挺身而出，瞎勇敢。”我嘀嘀咕咕，“唉，这‘脚’！还有十只没用的脚趾，脚趾上还有趾甲，真是小事化大，简单化复杂！”

“你不也想得道成人吗？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我临水照照影子，扭动一下腰肢。漾起细浪，原来这是“娇媚”之状，我掩不了兴奋，回首一看素贞，她才没我大惊小怪，不当一回事地飘然远去，我自惭形秽，就是没见过世面，扭动夸张。

既是装扮好了，便结伴到西湖漫游去。

上孤山，踏苏堤。

到了西泠桥畔，迎面即见一座石色黝绿的古墓，亭前石柱有联曰：“桃花流水杳然去，油壁香车不再逢。”

这是苏小小的芳冢。

“苏小小？是谁呢？唤作‘小小’，一看便知是短命种。”

“小青别贫嘴，别因为自己长生，嘲笑别人短命。”

我撇撇嘴：“她不会知道啦。我又不认得她。啊，对了，你认得她吗？”

“认得。她就是南齐时人。”

“哦，那是你的时代。”

“据说她是一个娼妓。”

“娼妓是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听说是要陪伴不同的男人。”

“男人是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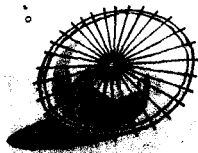
“小小写过一首诗：‘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？西冷松柏下。’男人也许就是‘郎’吧。”

“哈哈！枉你修炼比我早，原来你也不知道男人是什么！”

“谁说我不知道？”素贞不堪受辱，杏眼圆瞪。蛇的眼睛，瞪得一望无际。

“你讲解一下好吗？我实在不知道——当然，我见过，但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是一种——叫女人伤心的同类。”素贞试图把她的



耳闻目睹，以浅显话语给我细数前朝，“苏小小的男人，叫她长怨十字街；杨玉环的男人，因六军不发，在马嵬坡赐她白绫自缢；鱼玄机的男人，使她嗟叹‘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’；霍小玉的男人，害她痴爱怨愤，玉殒香销；王宝钏的男人，在她苦守寒窑十八年后，竟也娶了西凉国的代战公主……”

我听得很有耐烦，就在西泠桥畔小小墓前，瘫倒大睡。素贞怎么推，都推不动。

那与我无关的故事，他人的伤心史，册籍上的艳屑。真的，有什么好听？

我最大的快乐是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。五百年不变。

不过幻化人形也是一项有趣的消遣。有时我俩也勤于装扮，好叫对方耳目一新。我俩学着妇女们因袭唐代之旧；以罗绢通草或金玉玳瑁制成桃、杏、荷、菊、梅等各种花朵，簪插髻上。或设计些石榴、双蝶、云彩等绣花，缀在裙裾间。或在鞋上绣了飞凤彩鸟，款步而过。简单快乐。

我相信素贞其实也不知道男人。她什么都假装知道。

寒来暑往，过了不少日子。直至有一天——这天正是

阳春三月三，西湖边柳条嫩绿，桃花艳红，有一个白发白须老头儿，挑副担子来卖汤圆。他扯开嗓门直喊：“吃汤圆啰！吃汤圆啰！大汤圆一个铜板卖三只，小汤圆三个铜板卖一只。”

我们混迹人丛，听着也笑起来。

有人说：“老头儿呀，你喊错了，快把大汤圆和小汤圆的价钱换一换吧。”

他不听，照样大喊：“大汤圆一个铜板卖三只，小汤圆三个铜板卖一只。”

人们朝他担子围拢，都买大汤圆吃。转瞬间，锅里的大汤圆就捞光了。

我和素贞站在一旁，看见这光景，也不明所以。真是，谁还会花钱买他的小汤圆？

那老头儿朝我们一瞧，我一时兴起，便掏出三个铜板来买他的小汤圆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——其实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买了他的小汤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买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

他接过钱，先舀一碗开水，再舀一只小汤圆在碗里，端着碗蹲下身来，用嘴唇朝碗里吹口气，那小汤圆绕着





碗沿，骨碌碌滚转起来。老头儿见我和素贞好奇地注视着，心中不无得意，于是再舀了一只小汤圆，道：“这是送的。”

他把碗端过来，两只团团乱滚的小汤圆，十分诱惑。扑鼻的异香，动人的色相。

而且，人人吃了他的大汤圆，都赞不绝口，可见也是人间美食。

素贞自恃有千年道行，我好歹也修炼五百载，有什么顾忌？我俩不怕毒药——我俩本身已是毒药！

谁知舀起汤圆，正想吃时，那东西就像活过来似的，一下子蹦进我们口中，直滑溜到肚子里，再也不肯出来了。

老头儿哈哈一笑，变回真身。原来他就是吕洞宾！

这个杀千刀的色情狂，诓了我们吞下他的七情六欲仙丸。

哼！“吕洞宾”，一听他的名字就知他绝非正人君子了。象形、形声、指事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，实在显示出这名字之不文。名字那么不文，人更不堪。他是我们的前辈，也是专业“修炼”，道行自是更高，不好好朝仙班